

烟台故事

大忠祠里祭忠魂

陈文念

蓬莱，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滨海小城，因它那深厚的文化渊源和许多神奇传说而闻名遐迩，令人向往。

翻开历史的画卷，在古登州城中央位置，有座显赫于明清两朝的古建筑大忠祠。大忠祠的由来，源于600多年前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陈迪以他那捐躯护忠义的高尚气节和令人敬仰的道德情操，成为一座“忠义”的丰碑。

关于陈迪，明史是这样写的：陈迪，字允道，号西村，宣城人。其父亲陈仲康跟随朱元璋起兵，后世袭抚州百户。陈迪风流倜傥，志向远大，情操高尚，开设府学传授伦理道德。曾在洪武年间任编修、历官侍讲、山东左参政、云南右布政使。在云南普定、曲靖、乌蒙诸变叛乱时，陈迪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带领士兵冲锋陷阵，频频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了朱元璋的嘉奖，并三度受朱元璋的顾命，辅助明惠帝朝政。建文初，(陈迪)征为礼部尚书，革旧倡新，励精图治，清刑狱，招流民，凡做二十多件事，皆得到皇帝的赞赏，被授予太子少保。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陈迪春风得意、施展济邦安国之才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发生了。这场悲剧发生在明建文四年(1402)，史称“壬午之难”。它彻底毁灭了陈迪的仕途和命运，使他从政治的顶峰跌落到低谷，甚至连生命都搭进去了，昌盛的陈氏大家族遭到了株连九族之祸。同时，“壬午之难”也让陈迪成为彪炳千秋的“忠义”化身，成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楷模。

苍天有眼，“壬午之难”并未断绝陈迪家族的烟火，反而让奇迹般死里逃生的一线血脉在古城登州演绎出一段悲欢离合的千古传奇。从此，陈姓家族在登州繁衍生息。

欲想寻觅我的始祖陈迪，就不得不从“壬午之难”来认识和缅怀他了。

明朝洪武末年，朱元璋已年过古稀，心力交瘁。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如何交接皇位是朱元璋最大的一块心病，当然他十分清楚，众王对皇权个个虎视眈眈。朱元璋反复权衡，最终把这一重任交给了皇太孙朱允炆(即明惠帝)。朱元璋担心有变，临终前召集诸多忠义大臣亲授顾命，陈迪就在其中。朱元璋颁布了御旨之后，郑重地向诸王子颁发永监录，以求牵制诸王的权利，巩固皇太孙的政权。

朱元璋死后不久，燕王朱棣就以靖难为名起兵北平。朱家叔侄兵刃相见，杀气腾腾。对峙五年，朱棣兵临南京城下，而朱允炆仁厚有余，果敢不足，虽危在旦夕，却下旨不让守城将士放箭，以防背上杀叔之名。兵权在握的李景隆背叛了明惠帝，打开金门纳燕兵入城。皇宫燃起大火，朱棣占领了宫殿，夺取了皇权。

朱棣篡位后，把建文朝的遗臣都归为“奸臣”，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

第一个惨遭杀害的是朱棣眼中的“首恶”方孝孺。因为当初明惠帝声讨

朱棣的檄文就是他拟定的，他那犀利泼辣的文笔，入木三分，令朱棣恼羞成怒，感到无地自容。

礼部尚书陈迪被五花大绑地押上来了。朱棣仰慕他的才华，深知陈迪德才兼备，是他稳定皇位、巩固政权的栋梁之材，便问他：“朕乃先帝之子，尔乃先帝旧臣，今大事已定，尔心如何？”陈迪坚定地说：“但受高皇顾命，不知其他。”朱棣软硬兼施，陈迪威武不屈，并斥责朱棣“背祖欺侄，谋权篡位，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人，坚决不待逆贼”。恼羞成怒的朱棣割下陈迪的右耳，煮熟后又塞入他的口中，逼视着陈迪问道：“吃你自己的肉，味道怎么样？”

陈迪不甘示弱，掷地有声地说：“忠臣之肉香美无比。”

“我就磔死你，割下你全身的肉，让你族人品尝。”朱棣命人将陈迪赤裸裸地绑在一棍柱子上，割了二百余刀后，陈迪才含着万般愤怒死去。

朱棣为赶尽杀绝，又命武士将陈迪的六个儿子全部捉来，处以剐刑。当武士去陈府捉人的时候，陈迪的佣人芮娘急中生智，冒着杀头的危险，将不满五个月的陈迪的小儿子陈珠隐匿在干枯的水沟中，用青草盖好，躲过了这一劫难。陈迪的管氏夫人被逼着带领家眷上吊自杀，家族亲戚180多人都被流放。

八年后，陈珠被陈家仇人所害，朱棣闻后只是淡淡地说：“时彼各尽其心尔。”朱棣让他到登州戍边去，芮娘于是和陈珠千里迢迢来到蓬莱。从此，芮娘义抚遗孤，终身未嫁。陈姓在登州得以偏安一隅，繁衍生息。

又过了几十年，陈珠的后代们考取功名，他的三世孙陈鼎任浙江按察使、南京应天府尹；他的四世孙陈其学任刑部尚书。在明朝中期，蓬莱城里广为传诵着陈家“一门三进士，全家尚书郎”的佳话。

三

历史总不想让忠臣的英魂在岁月中风化，陈迪的事迹被广为传颂。南京的“表忠祠”有他的名字，济南大明湖的“七忠祠”他名列首位。人们为纪念他，在宛陵(今安徽宣城)建了“大节祠”，在蓬莱建了“大忠祠”。

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徐冠撰文称赞陈迪：“临大节挺然以身卫义，以义换身。披肝沥胆而不少馁，衣带词碑足以裂金石而泣鬼神，尧尧然忠烈，砥砺生人万万哉！”

明正德三年礼部尚书南宫白钺悼陈迪诗曰：“一念为忠百年忘，此身何惮脔钩砾。半生富贵黄粱短，千载是非青史长。英俊当时颜孔厚，先生今日骨犹香。新祠营葬谁料理，节义吾人当扶床。”《遗忠录》《湘城录》《忠节录》《石塘野史》《靖献大节祠记录》等许多明清典籍都记录了陈迪的悲壮事迹。

陈迪的悲剧已过去600多年了，在他当年行走的地方，后人修建了很多祠堂，引来历代帝王大臣和文人墨客的凭吊、缅怀，拜谒的人络绎不绝。

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想，陈迪的《赴难之约》《绝命之词》《五噫歌》已为我们作了掷地有声的注脚。

往事如昨

老部长的祝福

于泉城

虽然我已经退休，但每每忆及龙矿的大事小情、领导同事，仍给我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昨夜梦回龙口矿务局改制，梦到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前后的往事，醒来仍不觉久久回味。

那是2003年3月30日，众多省部级领导、中国科学院院士、省属部门和市领导等参加了庆祝活动。很多人并不知道，一位当年86岁的老人，也在千里之外关注着这场盛会。这位老人就是原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高扬文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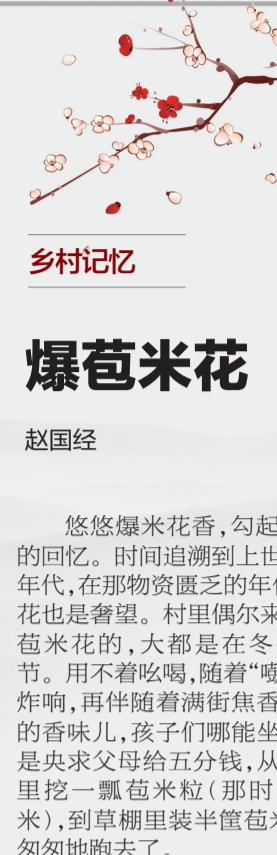
老部长高扬文对龙口矿区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老家蓬莱，虽青少年时期就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对家乡的感情却一直没有变。对于家乡的煤炭事业，他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关怀支持。上世纪80年代，龙口矿务局成为煤炭工业部直属矿务局，龙口矿区的长远发展规划、基地建设、梁家煤矿建设和电力发展，以及海下采煤、油页岩炼油和港口煤炭运输等发展目标的规划，都凝聚着这位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的心血。

在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前，时任龙矿集团总经理办公主任的刘华顺给我打来电话，说老部长家中原来的电话号码打不通了，问我是否能查找到现在的电话号码，希望能邀请他来龙矿集团出席公司成立大会和庆祝活动。

刘主任是我父亲的老部下，与我一样视矿如家，他安排的事岂有不办之理？他知道我的祖辈与老部长家关系密切，我得以与老部长有些私交。我当即拨通了老部长家人的电话，他的儿媳告诉我说，老人目前在山西休养，并提供了相关电话。我于是与老部长的秘书接通了电话，对方与我见过面，彼此有印象，他在电话中坦率建议：“这个事情对龙矿而言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私事，建议由你们主要领导来函来电或来访邀请比较合适。”我一听，也感觉自己莽撞了，人家说得对啊，我怎么没有考虑这一点呢？

放下电话，我立即坐车到龙矿集团办公室找到刘华顺，一起敲开了总经理梁金久的办公室。梁金久曾任梁家煤矿矿长，是我的老领导，当时我任宣传科副科长。听了汇报后，梁总站在龙矿角度很重视这个事情，他立即通过我和老部长的秘书接通了电话。片刻，电话那头传来老部长熟悉的声音，梁总首先是问好，在将龙矿集团改制情况做了简单汇报后，便说出此番来电的目的：“前年见过您老，如果方便，能否请老部长再来龙矿指导工作……”老部长听了汇报后很高兴，我们都听到他那激动的乡音：“我对龙矿非常有感情，年纪大了长途跋涉不太方便，身体也不允许，就不参加庆祝活动了。祝贺龙口矿务局改制成立龙口矿业集团，祝福龙口矿业集团安全生产，事业蒸蒸日上……”

虽然没有邀请到老部长出席公司成立大会，但是通过我，收到了老人的祝福，同样很有纪念意义。虽然老部长没有出席庆祝活动，但是多年来他对龙矿发展壮大给予的关怀和支持，永远铭刻在几代龙矿人的心里。



乡村记忆

爆苞米花

赵国经

悠悠爆米花香，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时间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吃爆米花也是奢望。村里偶尔来一两次爆苞米花的，大都是在冬季农闲时节。用不着吆喝，随着“嘭、嘭”几声炸响，再伴随着满街焦香的爆米花的香味儿，孩子们哪能坐得住？于是央求父母给五分钱，从苞米囤子里挖一瓢苞米粒（那时也只有苞米），到草棚里装半筐苞米棒，就急匆匆地跑去了。

那时节，邻村爆苞米花的独眼老汉绝对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能人，看他右边那只半瞎的眼睛和被炉火熏红了的脸膛，那双饱经风霜、布满皱纹的手掌，再看那旺旺的炉火和炉火上哗啦啦摇动不停的黑锅，一小瓢苞米粒在封闭的黑锅里烧一会儿，再经过独眼老汉一舞弄，“嘭”的一声就喷出一大片爆米花，简直太神奇了。

通常，独眼老汉会挨个试试苞米粒干不干，苞米粒不干的孩子会立刻飞奔回家，从挂在墙上的苞米辫子上揪下几穗，快速剥粒补充。等检查完毕后，他拿出铜烟锅，在烟袋里挖上半天，对着炉火美美地抽上几口，然后往黑锅里倒上一定数量的苞米粒，放几粒糖精，封盖上炉。摇一会儿手柄，看看表，再摇一会儿，再看看表，压力到了！孩子们赶紧跑到远处捂起耳朵，独眼老汉不慌不忙，用铁钩子把黑锅端下来，放到木笼前的木墩上，脚一蹬手一扳，“嘭——”白浪翻滚，香气扑鼻。孩子们一拥而上去抢撒到外面的爆米花，有时在场的大人也来凑热闹，刚出锅的爆米花真是嘎嘣脆、满嘴甜。

初冬时节，正是爆苞米花火爆的时候。在我家西南的集市上，一拉溜有四五处爆苞米花的摊点。桥头拐角处是一对老夫妻，生意异常火爆，买爆米花的或加工爆米花的排着队，男的负责看炉、加工，女的负责把爆米花装袋销售，还热情地邀请围观者尝尝，味道确实又脆又甜。看了几次完整的爆苞米花过程，我发现他家的铁锅比一般的要大，一锅可爆一两公斤苞米，并且封锅前要加一定量的水，加温过程中还放一次气。放气时声音挺响，白色气雾喷出老远，放气后再上炉，一会儿便见他拎起铁锅对准网包“嘭”的一声，一兜爆米花非常大并且基本没有哑花。趁换锅的时间，我问他，为什么要给干玉米加点水，中间为什么还要放气？他笑了笑，说：“俺的爆米花就是好吃，大家都来买，这是俺的独门秘笈。其实，是这么回事……”

如今爆苞米花的家把什儿都“鸟枪换炮”了，电风鼓代替了风箱，锅也不用手摇了，用上了电机，火炉再也不用烧苞米棒了，几块煤就解决问题。孙女嚷着要吃爆米花，我赶紧掏钱在路边摊点买了一袋。不知为何，现在的爆米花，我咋就吃不出小时候的香甜了呢？